

枣强县文史资料

第 二 辑

河 北 省 枣 强 县 政 协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一九八八年六月

目 录

宋任穷在枣强·····	宋佃兴 高学增···	(1)
李景林轶事·····	王 桓···	(10)
中共枣强县委第一任书记李朝宗···	孙连仲 赵明磊···	(29)
枣强县白吉会的兴亡·····	王世德 宋佃兴···	(36)
昔日枣强八景序·····	高学增···	(49)
昔日枣强八景·····	李春辉···	(51)
南关“王家”·····	王建磊···	(68)
王北江先生的革命一生·····	李坚如 王佳友···	(80)
肖张耶稣教堂·····	潘学良 王子衡···	(85)
忆“冀南军区教导团演剧队”·····	步丰乃···	(89)
枣强县第一所女子学校·····	郭 力···	(92)
枣强县第一个农民武装		
——程杨青年连·····	李章才 高学增···	(95)
党的地下联络员高兴帮·····	高学增···	(100)
寺宅城抗高（完小）回忆录·····	潘学良···	(104)
一生办学育英才——追记冀南早期教育工作者		
谷寿堂同志·····	王世德 王世辉···	(108)
回忆家乡的剧团·····	步丰乃···	(114)

宋任穷在枣强

宋佃兴 高学增

“你知道宋任穷这样的中央大干部，抗战时期，他在枣强是怎样坚持革命的吗？”这是枣强县一些早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们经常念叨的一个话题。那时，宋任穷同志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副主任、东进纵队政委。他非常关心枣强县的革命斗争形势，经常活动在枣强一带。本篇根据一些老干部的回忆，记述了宋任穷同志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在枣强县这块土地上，带领人民群众出生入死艰苦抗战的事迹。我们追忆往事，是为了不忘过去，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振奋精神，开拓前进，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运 筹 帷 幄

一九三八年末和一九三九年初，冀南地区枣强县境内的残匪、游杂武装及反动会道门猖獗横行，国民党右派势力故意和中共党组织制造磨擦，日本侵略军不时对冀南地区尤其是枣强进行“扫荡”，枣强县的党组织受到破坏，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在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的授意下，驻故城县的国民党游杂部队头子胡和道唆使反动会

道门“白吉会”的万余会徒，由东钻进枣强，包围了县城。国民党游杂武装头子赵云祥出动两个团的兵力，由西而来，占据西关，机枪对准了中共枣强县战委会，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他们狂呼：“撤换枣强抗日县长！”“把八路军赶出枣强！”并到处刷写“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切统一于国民党”的反动标语。

宋任穷同志分析了枣强县的混乱局势后，决定采取威逼赵云祥击溃“白吉会”的策略，稳定枣强民心，保住枣强县城。在十一月十日，宋任穷同志派出以区党委民运部长张策和青纵政委李聚奎为正、副团长的工作团，同时派骑兵团、青纵三团随工作团进驻枣强。赵云祥部唯恐被歼，悄悄撤离西关，跑回冀县。我军一举粉碎了反动会道门“白吉会”，稳定了枣强局势。使中共枣强县委在县城稳住了脚跟。

十一月十四日，日军以其独立第三混成旅团、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共三千七百余人，汽车二百余辆，在伪军配合下，对冀南进行“扫荡”。于十七日晚，攻进南宫城。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及区党委机关随部队转移到广宗县境；鹿钟麟及其随员逃到枣强县赵庄、山城一带避难。“扫荡”冀南之日军，在我抗日军民的多次打击下，于二十五日被迫放弃南宫城，向新河逃窜。鹿钟麟于当日抢先进驻南宫城，并在二十七日便迫不及待的宣布：“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同时在冀南任命第二专员、第二县长，与抗日政府相对抗。宋任穷同志为了要挟鹿钟麟，派七七一团团团长王贵德带一个营，拿着宋任穷同志的信，进驻南宫城，声称“入城保护鹿主席”。鹿见势不妙，不敢久留，即刻转回枣强。

十二月三十日，我一二九师在威县落户张庄召开党、

政、军干部扩大会，由邓小平、刘伯承和冀南军区的李菁玉等领导同志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学习了毛主席《论持久战》著作的内容，结合冀南斗争形势，安排了今后的工作。枣强县委领导参加了这次会议。就在这同一天，“磨擦专家”鹿钟麟命令石友三的第十军团开进了枣强及大营一带，并加紧密谋策划，网罗党羽，筹建与抗日政府对抗的枣强县“第二政府”。

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鹿钟麟又唆使赵云祥部队出动两千余人，对枣强县城进行威胁。为保存我方实力和有利于团结抗日，中共枣强县委暂时撤出枣强。宋任穷闻讯后，立即派青年纵队七七一团赶到枣强县，迫使赵云祥部撤走。

一月四日，宋任穷同志与鹿钟麟就如何团结抗日消除磨擦等问题进行会谈，但鹿一意孤行，没有达成协议。

一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动用第十军团主力，出动三万余人，对冀南进行“扫荡”，涉及枣强南部。

一月八日，为争取石友三抗日，宋任穷同志和刘志坚同志商定，由刘志坚同志到枣强西南边界的乔村与石友三会谈。此时，蒋介石根据鹿钟麟的请求，已委任石友三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对抗日毫无诚意，结果会谈无进展。

当时的枣强县党组织正处于幼年发展时期，力量薄弱，经验不足，加之日、伪、顽狼狽为奸，枣强县的党、政、军、民各组织受到了挫折和破坏。在这种形势下，宋任穷毅然决定挺进枣强，便和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同志带领东进纵队由枣强南部开进了枣强县城。这一举，既钳制了国民党

军队，又振奋了我党、政、军、民的士气。

审 时 度 势

宋任穷同志和陈再道同志带领部队进驻县城后，住在县城东关的郑家胡同。一天，宋任穷同志带着一名警卫员，来到了枣强县战委会（现在的县人民政府院内，当时是县办女子学校，战委会对外的番号是独立二大队政治处）。找到第一任县委书记李朝宗和在同屋住的县委副书记张进（张林庭）。宋任穷同志非常和蔼可亲，不是以领导听取下级汇报的姿态出现让汇报工作，而是以研究形势发展，了解县里工作情况的方式，进行了座谈，并作了一些重要指示。最后，与李朝宗和张进商定，安排了召开全县干部会的事宜。

在女子学校教室里，有党、政、军、民各组织的负责同志共五六十人，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期待着宋任穷同志的到来。宋任穷同志由李朝宗同志陪同进了屋。仅有的一名警卫员站到了门外。李朝宗同志介绍后，大家站起来鼓掌热烈欢迎。宋任穷同志边鼓掌边招手示意，让大家坐下。大家细看宋任穷同志，真有点出人意料，他不象个军官，而象个学者，大学生似的。他中等身材，三十多岁，戴着军帽，穿半旧的棉大衣，戴着眼镜，面色青瘦，但很精神。人们一听他讲话，却是声若宏钟，口齿利落，爱憎分明，激人奋进。讲话声常常被大家的鼓掌声打断。他在讲话中，首先分析了抗日战争形势，讲了中共中央抗日宣言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内容。然后，针对枣强县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第一，迎接抗战。党的工作重点要由城市转向农村，号召大家到乡下去，建立和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发动群

众，壮大抗日武装，开展对敌斗争；第二，积极宣传、推行“公平负担”与“减租减息”政策，抵制摊派制度，减轻民众负担；第三，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明确指出：不管是开明绅士、爱国人民，还是地主、资产阶级，只要抗日，我们就团结过来。在抗日的旗帜下，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枪的出枪，调动一切人力物力参加抗战斗争，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做贡献。

这次会议，对枣强县建立地方党组织、巩固抗日政权、组织地方武装、发展游击队和各种群众组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长期抗战拉开了序幕，为抗战胜利铺平了道路。现在的老同志，想起当年开会的情景来，还记忆犹新，可见宋任穷同志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之深远。

卧薪尝胆

在人们的心目中，身为冀南行署付主任、东进纵队政委的宋任穷同志，他的吃住应该会比较理想的吧！但谁又知道他和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的胸怀呢？说起他食宿的生活状况来，着实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宋任穷同志在县城开会后，过了几天，葛桂斋残匪余部与不抗日的国民党故城胡和道部队相勾结，偷袭王杨兴村，将分散隐蔽回村发动群众抗战的县委书记李朝宗绑架抓走。

县委付书记张进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和组织部长吴罡找到东进纵队宋任穷同志的住处汇报。

宋任穷同志住的院是郑家财主的。战乱一起，郑家全家人都跑了。他和司令员陈再道一同住在东房屋里。这时，他两人

坐在炕沿上正吃饭，吃的是小米干饭，清煮白菜。屋里一个桌凳也没有。宋任穷和陈再道两位同志把饭碗放在窗台上，热情地让他两坐到炕上。炕上铺的是谷草，谷草上面铺着马褥套。这种为消灭日寇而卧薪尝胆的气质，使张进、吴罡二人的敬佩心情油然而生，这是多么值得歌颂和学习的艰苦奋斗精神啊！

当张进和吴罡汇报了李朝宗同志被抓走的经过后，宋任穷同志望着陈再道同志说：“我的意见，马上派骑兵追击，把李朝宗截回来”。陈再道同志说：“我同意”。并马上命令骑兵搜索排立即出发了。宋任穷同志这果断的决策，和他学者的风度相比较，真是判若两人。

宋任穷同志在枣强期间，处处表现了他爱人民、爱同志的高尚品质。县政府秘书李渡仙同志患病时，住在张米村文西更和石村的李长贵家，宋任穷同志多次去看望他，并对他的医疗和生活做了较详尽的安排。

宋任穷同志挺进枣强后，使日本侵略军惶惶不安。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侵占德州的日军伙同伪军千余人奔向枣强，抢占了离县城五华里左右的城西南杨谷庄、邱家庄、寺宅城等村。同时，日军的飞机第一次对枣强县城进行轰炸，第一颗炸弹落在牛家附近，牛永华的媳妇和一个扛活的被炸死。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十点左右，两架日寇飞机从正北方向飞到枣强县城上空，第二次轰炸枣强城，投弹十余枚后朝北飞去。随即日军步兵、骑兵从东西两门拥入县城，他们四处放火，城内烈焰冲天，离城十余里都能看到烟火。县城的鼓楼就是这次被炸毁烧掉的。但日军没看到东进纵队的影子，怕中了埋伏，没敢住下，就匆忙的跑出了县城。这时，活动在城东北一带的宋任穷同志，带领东进纵队赶回县城后，日伪

军已跑掉。便和群众一起将火扑灭。

远 见 卓 识

形势在不断恶化，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阶段，日本侵略军的大批人马开进了枣强城南的大营镇，光汽车就出动了二百多辆，在大营镇里放不开，就放到了邻村的前艾庄、后艾庄和东小营等村。国民党第三旅在巨鹿一带同日军接触两小时就败退到离县城十多华里的城北程杨村驻下来。石友三的部队在枣强时隐时现，日本侵略军不断在枣强县城进进出出，搞得鸡犬不宁，人心不安。

在抗战力量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于一九三九年二月三日，宋任穷同志果断勇敢地又在女子学校里召开了党、政、军的主要干部会议。会议由县委副书记张进同志主持，吴罡、朱军、李晓明、李子元、张铭新、李柱、李芳兰、石大州、张静等十余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检查落实第一次会议的情况，由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汇报自上次会议以来的活动情况。然后，宋任穷同志再次强调了第一次会议所提出的要求。并进一步分析了目前枣强县的形势，着重提出了日寇很快就要占据枣强县城控制全县。枣强的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的。让大家认清这一点，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更恶劣环境的到来。明确要求，要马上充实各区的力量，立即选拔干部到各区、村去建立游击队和民兵组织。还对县委、县政府撤出县城前的工作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一是安排好特工人员，等待时机，打入敌人内部。并相应的建立起地下交通联络网，使敌人的一举一动在较短的时间内被我们掌握。二是到农村后，除依靠基层党组织的人员

外，为长期抗战，便于荫蔽，还要建立堡垒户，可以攀亲戚、认干娘、盟拜兄弟。（这次会后，司令员陈再道同志去东良党村堡垒户时，就让县妇救会的周俊文和区妇救会的韩兴同志认的周怀的母亲为干娘，同时自己也叫干娘）三是进一步把城门城墙等障碍物拆掉，使日寇无险可守。同时对全县凡能通过汽车的路全扒掉，使日寇的车无法通行。通往各村的路都挖成只能走大车不能走汽车、过坦克的小路或道沟，将土堆在两边，可做打鬼子的掩体。还指出现在不能马上撤离县城的意义：要和敌人周旋，有进有出，或少进多出，或多进少出，用这个办法迷惑敌人，使他们摸不清我们的实力和规律。四是注意石友三部队的动向，指出了他们的危险性。（石友三于这次会后不到一个月，就在枣强扶植起曹慧佛为县长的“第二政府”，公开与抗日政府对抗。于一九四〇年一月下旬，对我军开始了武装进攻，后被宋任穷、程子华集中兵力摧垮）。五是对驻扎在程杨村的国民党第三旅，要注意他们的行动，要争取他们抗日。（该旅不但不抗日，还骚扰百姓，于二月十五日晚，一听说日军来了而逃散）。

在二月八日这天晚上，按着宋任穷同志的判断和指示，县委机关和东进纵队悄悄地离开了县城，到城东北六华里以外的梅章村一带驻扎。果然不出宋任穷同志所料，日本侵略军在二月九日兵分两路进占枣强。通过这个事，当时人们把宋任穷同志说成是“诸葛亮”。说明了人民群众对宋任穷同志的爱戴和敬佩的心情。

二月十二日，日军几个团带着大炮，出动汽车若干，自大营、娄子，去张秀屯、卷子一带，进行第一次大“扫荡”

当走到王杨兴村时，被县委书记李朝宗扔出的手榴弹炸伤一名日军，后被两个农民用铁锹铲死。这是枣强县打死的一个日本侵略者。

日军在二月九日侵占县城后，因城门和城墙已拆毁，无险可守，他们疑神疑鬼的心神不定。待了几天后，于二月十三日，又撤出了县城。二月十四日，冀南行署的领导机关由威县农村打游击转移到枣强县城。枣强县委和东进纵队也于同日由县东北流常一带返回县城。行署领导在城内西街赞化堂药铺由杨秀峰、王光华、张策等同志会见了枣强县委领导同志。冀南军区领导机关在二月十七日撤离县城，县委、县政府二月十八日也撤离县城，到东北边沿地区开展游击战。

在那一段时间里，东进纵队和县委、县政府按着宋任穷同志“避其锋芒，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在县城进进出出；或晚上进来，早起出去；或上午进城，下午出城；或从多门进城，从一门出去；或改装成农民进城，又穿上军装出城，出去的比进来的还多。这种机智多变的战术，确实起到了迷惑敌人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军不敢在县城落脚。直到二月二十六日，日军在大营设立了据点后，于三月三日，日军青木部队五百余人和伪军五百余人侵占县城后，才长期驻扎下来。

日军虽然侵占了县城，但在宋任穷等同志的领导下，发展巩固了基层党组织，党员发展到九百一十二人，并唤起了民众，壮大了抗日武装，为长期抗战和夺取县城创造了条件。

根据张进等同志提供材料整理

李 景 林 轶 事

王 桓

李景林，字芳岑，一八八五年（清光绪十一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生于河北省枣强县西七吉村。其祖辈代代为农，家境一般，本为王姓，世居新屯乡王新屯村。因其曾祖父幼年到西七吉村，给舅父过继，改姓李，时至今日，李氏家族仍有旧习，死后在谱书上写姓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李景林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高级将领。保定武备学堂毕业，曾任黑龙江督军参谋长、参战军团长、奉军第七混成旅旅长、暂编第一师师长、第二军军长等职。一九二五年任直隶督军，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下野，又被蒋介石召见，任命为中央国术馆副馆长。一九三一年病故于济南。

本文辑录的就是这个风云人物的桩桩轶事。

任 侠 尚 义

李景林童年，家境尚属贫寒，得村师资助，方得入塾读书。先生是个秀才，朱平楼村人，姓朱名作哲，学问渊博，教规严厉。李景林潜心典籍，刻苦攻读，加之其父与朱先生有深交，故深得朱先生器重。某年夏，大雨磅礴，积水成淀，其兄失足落水，势危之机，七岁的景林，跳入水中，将一根秫秸递与兄之手中，牵浮上岸。朱先生知道后，对景林

之父说：“这孩子富有胆略，将来必成大器！”景林之父却说：“会打小九九也就算了，哪供得起念书啊！”当即朱先生应允，景林读书，学费全免。这样，李景林跟朱先生读书，一连六、七年，后考入县立高等小学，还入枣强书院攻读短暂岁月。这时，朱先生并将女儿许配与他。朱氏即为李景林的原配夫人。

李景林身材魁伟，性英迈，好击剑，会武术。上高小期间，曾参加全省运动会，得长跑冠军。喜荣归，师生列队欢迎，其所得锦旗长期悬挂于学校会议室——“明伦堂”。

李景林出身贫寒，爱劳动，每次放假，必下田耕作。有一次割豆子，他把一只鞋放在脊背上，割不到头决不直腰。中午，母亲送饭来，他是越割越起劲，听到呼唤也不回声。劳动之余，便独自在院落里习武击剑。

一日中午，李景林正在教室伏案书写，忽听有人说话，抬头一看，本村的村长和几位叔伯立于门前，正对人学说县里“钱粮柜”多扣他们村钱粮的事。李景林听罢，“叭”！把笔往桌上一摔，走到门口，拉着村长等人说：“走！咱们找他们去！”

众人来到县署“钱粮柜”，村长点头哈腰。朝管帐先生施礼，刚刚说出来意，管帐先生不屑一顾地说：“回去问‘地方’去！”（“地方”即村级管钱粮的人。）跟来的“地方”近前一步说道：“先生，我就是。是你们多扣了我们的钱粮！”村长见他说话太冲，又连忙赔礼：“先生别急。也许我们算错了。劳驾您给查查！”这时候，走进来一个当官儿的，用凶狠的目光打量村长一番，说：“抗粮不交。还来闲扯淡！”手一挥，“给我滚！”站在村长旁边的李景林，

顿时火冒三丈，上去一脚就踢翻了管帐先生的桌子。壶碗茶具、墨合砚台都摔了个稀碎。随着，他又上前一步，紧逼那个当官的身边儿，举起拳头要打。村长急忙拦住。拳头才未落到当官的身上。

李景林回到学校，校长对他训斥，可又答应为他开脱，于是写信给几名绅士，来开董事会。

知县知道了李景林大闹“钱粮柜”的事，自然大怒，声称要严加查处。“钱粮柜”上那个当官的，领着几个手下人，气势汹汹来到学校。尽管校长和颜悦色，以礼相待，可他们非要把李景林带走不可。正在相持，几位绅士来到。校长一番谦词，绅士们表示要齐力相助，妥善解决。于是，校长同绅士们一起去见知县。校长说：“本人才疏学浅，教规不严，景林之举，属我失职，请大人准予辞职。”说着就呈递辞呈。知县却哈哈一笑，说：“本人到职以来，风调雨顺，邑泰民和，多蒙诸位协力鼎助。”他略一停，目光严厉起来：“眼下，京畿被侵，拳匪复活，学校乃邪说易泛之地。异党纵火之所，当百倍警惕。”说完，他露出一副凶狠的目光。几位绅士看透了他们的伎俩，异口同声说道：“知县！本县高等小学，全凭校长支撑，万不可准其辞职。”知县的脸色又立刻转寒为暖，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校长德高望重，我自然知道，不能有负重望。”绅士们紧接着说：“知县如此厚爱，先生就不要辞职了！”知县逐又表示：“李景林年幼无知，闯下祸端，不足挂齿”。校长和绅士们回到学校，略事筹备，把钱粮柜上那伙人请来，宴请一番。又使李景林鞠躬赔礼，日后又给知县送了点礼物，这场风波也就自然平息。

其后，李景林来到枣强书院就读，目睹政局民情，心中总不安宁，适逢袁世凯招募常备军，李未告父母应募，后考入保定武备学堂。毕业后就任小站第四连连长。

青 云 直 上

辛亥革命爆发，冯国璋奉清政府之命率北洋军去湖北镇压革命，李随之南征，龟山一役，崭露头角，由连长一跃升为旅长。民国成立后，驻黑龙江师长许兰州聘邀李景林任参谋长。总理段祺瑞组建参战军时，李又被招为团长兼三师教练官，后张作霖闻李景林有勇有谋，又招其为混成旅旅长，驻防小站。到一九二四年，直奉交战，张作霖发兵进关，与吴佩孚决雌雄，李景林已是第二军军长（张宗昌为副军长、张学良、郭松令分任第三军正副军长）。他率部进军热河，向京津移动。张学良则率部直逼山海关。发兵之前，张作霖曾有许诺：谁先攻克天津，谁为直隶督办。张学良进军路线平坦，且兵强马壮，先进天津是其父预测。谁知吴佩孚将重兵驻在了山海关，热河一带空虚，李景林率部长驱直入，挺进关内先达天津，先头部队还曾一度入京，直隶督军的头衔抢到了手。

春节期间，李景林来到“张园”，那里住着被冯玉祥、鹿钟麟赶出宫来的废帝溥仪。见面之时，行君臣大礼，李景林连连叩拜，并大肆吹虚自己的实力，可以确保宣统的安全，并能扶持他复兴基业，一朝复辟。虽然“张园”乃日本租界，直隶督军的政令对之无用；虽然溥仪对李景林的慷慨陈词半信半疑，但毕竟是顺耳之言，忙令太监取来一只宝剑，赐给李景林（这只宝剑，事后一直为李景林随身携带）。当同冯玉祥作战的张宗昌攻克南口，直逼北京的时候，溥仪

心想：靠这伙军阀复辟大有希望，喜出望外，立即给张宗昌、张学良、李景林、褚玉璞写信祝贺。信中有“讨赤之功十有八九，将军以十万之众，转战直鲁，连摧强敌”。“然根株不除，终恐为将来之患，仍望除恶务尽之意，一扫而荡平之”。还有“赠银瓶一对，以为此次破南口之纪念”云云。

坐 官 之 易

“会说枣强话，就把洋刀挎”、“沾着枣强边儿、大小坐个官儿。”

李景林当上了督军，凡有找他的老乡、亲戚、同学、朋友、大小都给个官坐。什么团长、处长、局长。话出官到手。当过几天县长的就有六七十个！实在没有能耐的则看大门。

“李景林坐天津卫，鸡狗都上税”。李景林本人，加上他封赐的大小贪官污吏，在天津以及直隶各县，到处大刮地皮。他的一个侄子当了军警督察处处长，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将天津一块私人墓地卖掉，钱入己囊。民众极为愤怒，官司打到了李景林那里，李景林为表示自己清廉，又掩众人耳目，将一在押犯冒名顶替枪决。天津有一个“久大精盐公司”，全国有名，李景林垂涎三尺，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将公司负责人范旭东绑架关押，再由公司一名股东，前大总统黎元洪说情，公司交出八万元才免罪释放。

一天，李景林、张学良等人，在天津小营门潘复（原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家里推排九，吃夜宵时，商议清理1922年北洋政府发行的“九六公债”（共九千六百万元）。李景林想趁机发一笔横财，潘复想借李、张，向张作霖保举他再度出任财政长，答总应积极办理，于是几句谈成。不料，事隔

不久，郭松令倒戈张作霖，李景林也败退山东，从公债中渔利的美梦成为泡影。离津之后，他又差人回津，到日本银行取十余万元存款，日本人又坑了他，付给他一堆已经废弃的旧钞。李景林一怒之下全部烧掉，并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

为父庆寿

李景林的父亲六十岁生日，李景林专程归里为父祝寿。他同姨太太乘坐二十年代最高级的小汽车，所有侍卫随从骑马，经德州直奔老家，到达村外，李景林下车，环视一下这别来二十余年的穷乡僻壤，正一正褐色礼帽，朝身穿的长袍、脚穿的缎面黑鞋浏了一遍，再摸一摸八字胡儿，黧然一笑，徒步进街。那三姨太太紧跟其后，服饰艳丽，表情娇造，高跟鞋走在泥土街路，使她东倒西歪。看热闹的人挤满了街巷，有的惊叹，有的嘻笑。李景林挺胸腆肚，连连招手，称兄道弟。

全村人来李家送礼吃饭，大门上方高悬楠木黑地金字大匾，上雕“福寿康宁”四个大字，左右即“东海、南山”祝寿俗联。整条胡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匾，张作霖的匾最为省目，上写“与国同运”四个大字。送匾的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还有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曹昆、张宗昌、张学良等等。

客厅里香烟缭绕。李景林之父长袍马褂加身，端坐正中，自然他不曾遇到过这种场面，显得非常拘谨，有些难堪。

一顶金龙红顶大桥，停在院子正中，李景林轻手搀住其父的胳膊，使他站起来，示意扶他去上桥。老头子脑袋一甩，说：“我五天能赶俩集，还走不了这么几步？”李景林